

汪·玛格丽特等人对影响学校学习因素研究评介

曾 德 琪

(四川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 成都市 610068)

[摘要]美国教育研究者汪和沃尔伯格等人运用内容分析、专家评定、元分析三种方法对现有有关学校学习的知识进行定量综合。他们认为,对于影响学校学习的因素及它们的相对重要性三种方法得出了从“中等”到“相当一致”的结果,这表明一个可以用来指导教育改革实践的“有关学校学习的知识库”正在形成。

[关键词]学习研究;研究综合;元分析;教育改革

[中图分类号]G40—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00)02—0014—07

1993年,美国权威教育杂志《教育研究评论》(*Review of Educational Research*)出了一期专刊,刊载了美国坦普尔大学的汪·玛格丽特(Margaret C. Wang)和伊利诺斯大学的沃尔伯格(Herbert J. Walberg)等人对影响学校学习因素的研究,并在编者按中称这一名为“建构学校学习知识库”(Toward a Knowledge Base for School Learning)的研究为“极为雄心勃勃的尝试”,是“所有研究综合之母”,“比以往发表过的任何(类似)研究都广泛得多”。与这一研究同时发表的还有11篇评论文章。这一研究引起如此关注,首先因为它的研究目的比以往任何有关学校学习的研究都要广泛得多,它研究的不是影响学校学习的某些个别因素,而是试图找出所有那些影响学校学习这一极为复杂活动的主要因素并确定它们之间的相对重要性。此外,它引起广泛关注,还因为运用了复杂的“研究综合”(research synthesis)的方法,其综合资料的数量之大,范围之广,是以往的类似研究所

不能相比的。笔者认为这一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国外在学校学习这一研究领域中的成果和趋势,它的研究结果,以及它的研究目的和方法对于我国教育科学研究者都将会有所启发。

一 建构有关学校学习的“知识库”

80年代,世界各国,尤其是美、日等发达国家竞相进行教育改革。1983年,由里根总统亲自授权成立的“高质量教育委员会”发表了他们题为《国家在危机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的调查报告。这一报告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美国中小学教育质量低下的状况引起了全社会极大的关注,从而拉开了美国80年代教育改革的序幕。为了改变中小学教育的状况,从官方到民间,从联邦政府到地方学区纷纷采取行动,推出了一个又一个的改革措施。十多年过去了,这些措施的效果如何,它们对学生学习是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却很少有研究能回答这些问题。绝大多数研究是对个别因素、或某些具体学习情景进行的“快照式”研究

[收稿日期]1999—06—11

[作者简介]曾德琪(1949—),女,四川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教育学博士。

(Kirst, 1991), 缺少长期的实验和示范性探索。汪及她的同事们认为,有效的教育改革需要有“系统知识”的指导。这种“系统知识”,即他们称为“知识库”的东西,并不代表某种“哲学理论”,比如“行为主义”或者“实用主义”,而是一种能够用来“解释影响学校学习的各种因素以及它们之间的相对重要性的系统知识”。这个“知识库”是在对现有学校学习的理论和经验研究的成果进行跨时间、跨情景的分析和综合的基础上得出来的。他们认为建立这样一个“系统知识库”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对学校学习人们进行了近一个世纪的探索,已取得了相当的成果。同时,70年代以来,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元分析”(meta-analysis)的发展也大大增强了教育研究的能力,使人们对以往的研究成果进行大规模定量综合成为可能。因此,汪和她的同事们的研究目的就是要在对现有研究成果进行综合的基础上找出影响学校学习的各种因素并确定这些因素对学校学习影响的相对重要性,建构一个“有关学校学习的知识库”。这样一个“知识库”,他们认为,对教育改革有重要的意义,它将为教育的决策者及教育实践工作者提供改革的依据。

二 影响学校学习因素分类

要建构一个有关学校学习的“知识库”,首先需要确定哪些因素影响学校学习,并对它们进行分类。在对现有主要的学习模式、教育模式以及美国70年代以来对“有效学校”(effective school)的研究结果进行仔细研究的基础上,汪及她的同事们建构了一个影响学校学习因素的理论框架。这一理论框架共包括了228个影响学校学习的因素(或称变量),它们按性质分为30个类别,再进一步归纳为6个大类,称之为六大“理论构念”(theoretical constructs)。这六大“理论构念”分别是:州及地方学区的领导和组织,家庭及社区的教育环境,学校的概况、校园文化、学校政策及实施,课程及教学的设计和实施,课堂教学,学生特点。现将每个理论构念的内涵稍加说明。

(一)州及地方学区的管理和组织(State and District Governance and Organization)主要指由州政府、地方政府制定的有关教育、教学方面的政策和规定以及行政管理方式对于学校教学及学生学

习的影响。美国教育管理的一大特点是地方分权。因此,绝大多数的教育政策是由州和学区制定的。这些政策包括有关课程设置及教材使用方面的指导性文件,对学生的学业考核、毕业要求以及教师资格证书的颁发和聘任方面的规定等等。同时,学区的地域及人口分布特点、财政情况等也包括在这一构念中。

(二)家庭和社区的教育环境(Home and Community Education Contexts)包括那些影响学校学习的主要校外因素。这些因素又分为四个方面,即社区、同龄群体、家庭环境、学生课外时间的利用。“社区”因素包括社区经济发展水平、为学生提供的各种服务设施的质与量;“同龄群体”对学习影响的因素包括同龄群体的学习态度、学习动机和学业成就、职业趣向以及行为和道德面貌方面的特点;“家庭环境”是影响学校学习的重要方面,具体指家长对学生学习的态度,对于他们学习的关心和支持的程度,家庭教育方式;“学生课外时间的利用”主要指学生参加课外活动、完成家庭作业及课外阅读的情况。

(三)第三个理论构念是探讨与学校特点有关的因素对学校学习的影响,即学校概况、校园文化和气氛、学校政策的制定和实施(School Demographics, Culture, Climate, Policies, and Practices),具体包括下面一些变量:学校的规模、生源特点、学校的性质(私立还是公立)、经费的来源、学校的校风和校纪(是否有助于鼓励学生学习)以及教师和行政管理人士的决策方式(校长是否把主要精力放在提高教学质量上、教师在学校决策中作用的大小)等。

(四)课程和教学的设计和实施(Design and Delivery of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包括课程和教学、课程设计与方案特点三个方面的变量。“课程和教学”主要指课程内容、课程编制特点和教学方式。按不同目的和原则编排的课程对学习产生不同影响,比如有研究表明以鼓励学生去“发现”科学规律为原则而编排的课程有利于学生记忆科学的事实。同样,教学方式也影响学习效果。研究表明,学生认为参与性的学习比单纯教师讲授的方法更有利于知识的掌握和学习积极性的提高。“课程设计”指实施课程的具体设想和准

备,比如根据学生水平制定具体教学目标,实施诊断测验等。“方案特点”指教学班级的大小、需要特殊帮助的学生情况及人数多少。

(五)课堂实践(Classroom Practices)包括八个方面的因素:“课堂教学的辅助措施”,比如课堂教学常规的建立和执行、教材和教具的利用等;“课堂教学”指具体教学过程的组织,比如教学目的的陈述、内容表述的方式、教学环节之间的过渡和衔接等因素;“教学量”指教学时间,包括全年和每天教学时数,教师对课堂教学时间的利用,即真正用于教学任务的有效时间,以及学生用于课外作业的时间等等;“课堂评估”包括各种标准测验和教师自编测验的运用,以及评价的次数、方式和内容;“课堂管理”指减少课堂干扰、提高教学时间利用率的措施等;“师生之间社会性交往”与“师生之间学业性交往”的质与量被认为是影响学习的两类重要变量,前者指师生之间积极的言语交流,教师对学生问题的应答方式,教师对学生社会交往行为的示范和指导,后者主要指课堂上教师提问的频率、问题的难度以及教师恰当运用表扬、纠错等反馈措施;“课堂气氛”指师生间在课堂上合作和融洽的程度以及目的和兴趣的一致性等等。

(六)最后一个理论构念是学生特点(Student Characteristics),它包括五个心理方面的变量,即社会行为、动机情感、认知、元认知和运动技能,也包括学生的个别情况,如性别、升留级和健康状况等。学生的个体差异无疑是影响学生学习的重要因素。“社会行为”指学生的社会行为的恰当性,比如能否遵守课堂纪律、能否与教师和其它同学恰当合作;“动机和情感”包括对学校、老师和学科的态度、学习兴趣、学习自觉性、积极性和持久性;“认知因素”包括一般智力、可变和不可变的智力、原有知识水平、阅读和数学能力等;元认知是学习者对自己认知过程的认识与体验,是对学习过程的计划、激活、监控和评价。它包括学生对学习策略的掌握,以及自律、自控能力等。

这六大理论构念、228个变量是对影响学校学习因素的多视角分析,它包括了社会文化以及心理、教育和教学诸方面的因素。

三 研究综合及其结果

建构一个影响学校学习因素的理论框架只完

成了研究工作的第一步,第二步即要确定这些因素对学习影响的相对重要性。一个有效“知识库”的建立,汪及她的同事们认为,至少需要对三方面的信息进行分析综合并且看它们是否产生一致的结果。这三方面的知识包括:1)从心理学、社会文化及教育、教学方面解释学校学习的论述性文献,2)有关影响学校学习因素的实证研究结果,3)专家对于学校学习的理解和意见。他们用了内容分析、专家判断、元分析三种不同的方法对这三类资料进行定量综合。

第一类分析的资料是从现有有关学校学习的大量论述性文献在挑选出来的,共179篇,包括各种教学手册中有关章节、政府及一些权威教育机构如“美国教育研究学会”拟定的教育文件。当选的这些文献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和权威性,所论述学校学习的范围包括从幼儿园到高中的所有年级。研究者对这些文献进行了“内容分析”(content analyses),用一个“三分量表”对理论框架中的228个变量的相对重要性进行评定(expert ratings)。研究者从179份论述性文献的主要作者中随机抽取了134名进行问卷调查,让这些专家对228个影响学校学习的变量的相对重要性用一个“四分量表”进行评定,然后对收回的61份问卷进行了统计。第三,元分析。如前所述,元分析是70年代后期开始发展的一种新的分析方法,“一套可对各类型的研究结果,诸如问卷、相关研究、实验和准实验、探究关系的回归分析,进行定量综合分析方法和技巧”(Cook et al, 1992)。70年代末期以来,人们已开始运用元分析的方法对一些教学实践、教改方案的有效性进行了分析综合。汪及她的同事们从大量已有的元分析研究中选取了91个最适合这一研究目的的,然后利用它们的结果对影响学校学习的30个因素类的重要性进行了分析和统计。最后,他们对三类综合的结果再进行综合。为了使分析结果具有可比性,各类方法统计的结果都转换成了标准T分数。下面的表一是用三种综合方法所得到的表示28个影响学校学习因素类相对重要性的T分数和平均T分数(有二类变量因出现异常值而除去);表二是用平均T分数表示的六大理论构念的相对重要性。

表一 28个影响学校学习因素类的T分数、平均T分数

类别	内容分析	专家评定	元分析	平均T分数
课堂管理	59.5	64.9	70.0	64.8
元认知	60.0	68.0	61.1	63.0
认知	55.5	58.1	70.2	61.3
家庭环境和父母支持	51.9	62.1	61.3	58.4
学生和教师的社会性交往	57.3	56.1	-	56.7
社会行为	55.5	55.0	-	55.2
动机和情感	53.3	64.9	46.2	54.8
同龄群体	56.4	56.1	49.3	53.9
教学量	57.3	50.2	53.7	53.7
校园文化	49.2	57.7	52.8	53.3
校园气氛	56.8	54.2	45.9	52.3
课堂教学	49.7	59.3	47.2	52.1
课程设计	51.0	51.0	52.0	51.3
学生和教师的学业性交往	51.5	41.9	59.3	50.9
课堂评估	51.5	52.6	47.3	50.4
社区	47.4	50.6	-	49.0
运动技能	71.2	36.3	39.3	48.9
教师/行政人员的决策	40.7	56.1	-	48.4
课程和教学	52.8	44.3	46.0	47.7
家长参与决策	41.6	43.1	52.6	45.8
课堂教学的辅助措施	49.2	48.6	39.3	45.7
学生性别	43.0	41.1	50.4	44.8
学生课外时间的利用	53.7	46.6	32.6	44.3
教学班级的大小	55.1	39.5	33.9	42.4
学校地域和生源	44.8	36.3	43.0	41.4
州和学区的政策	22.4	32.8	56.0	37.0
学校政策和组织	29.5	39.1	40.8	36.5
学区特点	32.2	33.6	-	32.9

表二 六大理论构念的T分数

理论构念	T分数
学生特点	54.7
课堂实践	53.3
家庭和社区教育环境	51.4
课程和教学的设计和和实施	47.3
学校地域和生源、校园文化和气氛、政策和实施	45.1
州、学区管理和政策	35.0

四 什么因素对学校学习影响最大

根据表一和表二的统计结果,研究者得出三点结论。

(一)就影响学校学习因素的相对重要性而言,三种研究方法得出了从“中等”到“相当一致”的结果。被列为影响学校学习最重要的前几类因素,内容分析的结果是:元认知、课堂管理、师生之间的社会性交往、教学量和课堂气氛;专家判断的

结果是:元认知、课堂管理、动机情感、家庭气氛与家长支持、课堂教学、学生认知特点;却分析的结果是:认知特点、课堂管理、家庭气氛和家长支持、元认识、师生间的学业性交往。而“州和学区政策”、“学区地域特点”、“学校组织和政策”均被列为影响学校学习较小的因素。

(二)在六大理论构念中,对学校学习影响最大的因素类依次是“学生特点”、“课堂实践”、“家庭和社区教育环境”。而“州、学区管理和政策”对学习的影响是六类因素中相对最小的。前三大理论构念被称为影响学校学习的“近体(proximal)因素”,因为它们对学生学习有直接影响;后三者称为“远体(distal)因素”。研究结果表明,近体因素远较远体因素对学习的影响大。

(三)在“近体因素”中,学生“心理特点”、“课堂教学”以及“家庭气氛”被发现对学生学习影响最大。而在学生的心理因素中,“元认知”、“认知”、“动机和情感”被列为影响学习最关键的因素。元认知是近十多年来教育研究中最有成就的领域之一,大量研究表明它对于认知过程起着重要的指导和调节作用,学生的元认知水平与学习成就有显著相关。认知因素,即学生的一般智力发展、原有知识准备、以及具体学科的能力等,历来受到研究者的重视,被认为是影响学校学习的重要因素。动机和情感决定着学习的积极性与持久性,是发展独立、自律学习者的必要条件。对于元认知、认知以及动机和情感对学习影响的重要性三种方法综合的结果显示了高度的一致。就课堂教学的实践而言,课堂管理的重要性在30个影响学校学习的因素类中列为第一。这与近来有关课堂管理研究的结果颇为一致。这些结果显示教师驾驭课堂的能力与学生的学业成就相关。课堂管理技能包括及时有效地处理常规性任务,有效控制学生行为以减少干扰,充分做好课堂准备工作等等。

课堂上师生间社会性和学业性交往的质与量也对学生学习有着重要影响。研究表明,师生间课堂上的学业性交往有助于学生对知识结构的掌握。课堂提问是师生间学业性交往的一个例子。教师提问的次数、问题所涉及的认知水平的难度、对于学生应答的反馈方式都可能影响学生的学

习。此外,研究也发现课堂上积极的社会性交往可以提高学生的自尊心、增强学生的集体成员感,有助于建立良好的学习气氛,减少干扰课堂行为的发生。家庭环境对于学生学业成就的重要性近年来越来越受到重视。作为影响学生的近体因素不仅包括家庭的教育特点,也包括家长支持学生学习的行动和态度。比如家长对子女学习表现的兴趣、期望、关心子女的家庭作业的完成等。研究结果表明在影响学校学习的校外因素中,家庭起着最重要的作用,它对学校学习因素既可以起积极的支持作用,也可能起消极的抵消作用。

五 从研究到实践

教育研究的目的是要服务于教育实践。汪及她的同事们认为对于影响学校学习因素的相对重要性进行三类综合研究得出了从“中等”到“相当一致”的结果,表明一个“有关学校学习的知识库”正在形成。这个系统知识库是数以万计原始研究的研究者共同努力的结果,正是在他们的成果的基础上,研究综合才得以进行。这 300 多份论述性文献、问卷调查及元分析,包括了从社会文化、教育与心理不同角度对学校学习的研究,研究结果的一致性对教育实践有着重要的意义。比如,研究发现近体因素对学校学习的影响远较远体因素大,这说明一些“传统智慧”未必可靠。80 年代以来,不少教育改革人士把提高教育质量的希望寄托在政府制定更为严厉的政策上,比如严格教师资格考核和评估、提高毕业生标准等等。而研究结果却表明这些政策本身并不能保证学生学习的提高,因为远体因素对学习的影响要通过近体因素的中介。再比如,如果任课教师缺乏有效管理课堂的能力,单凭增加教学时间的政策并不能保证学生学习时间的增多。这些“知识”对于教育的决策者来说无疑是重要的。既然“只有当远体因素能够对近体因素产生影响的时候,它们才能真正发挥作用”,决策人士就应该考虑制定怎样的政策,或如何实施政策才能真正对学生学习产生作用。

实践证明,有关学校学习的系统知识对于教育实践工作者也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既然学生的元认知和认知水平与学习直接相关,教师就应该给予充分重视,有意识地提高学生的元认知水

平。在教内容的时候,要充分考虑学生的个体差异,比如学生原有知识的掌握情况、他们的认知水平以及情感动机方面的特点。同时,根据研究结果,要促进学生学习,教师应该努力提高课堂管理能力,有效的课堂管理手段能使教师更充分地利用课堂教学时间,更好地集中在教学任务上。此外,教师还应该注重与学生的学业性与社会性交往的质与量,提高课堂提问的质量,对学生多肯定、多鼓励和表扬。既然家庭环境对于学生学习有着重要影响,学校和教师必须密切与家长之间的关系,采取有效措施让家长更多地关心子女的学习。这就意味着一年一次家长会的传统做法需要改进。

六 评论与思考

对汪等人的研究,评论者们从政策、教育、心理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评论。在肯定了这一浩繁的研究是“深思熟虑”、“非常有趣和有用”、“很有启发意义”,其研究报告“定然会是一篇引用率很高的文章”的同时,评论者也就研究的目的、方法和成果的意义提出了质疑。有些问题实际上已超越了这一研究的本身而涉及到了教育科学研究的性质、研究成果与实践之间的关系等更为普遍、更为深层的问题。有些评论者,比如课程史学家克利伯德(Kliebard)认为“建构学校学习知识库”这一研究实际上代表了科学理性主义的传统。这一传统视发现教育规律为教育科学工作者的任务,视教师为运用这些规律的“技术管理员”。他广泛引用了杜威和詹姆斯的有关论述,认为教育科学研究的成果并不能直接成为指导教育实践的纲领,在理论原则与实践之间需要教师“独具匠心”的劳动,因为教育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教师面对的现实千差万别。80 年代不仅是教育改革的时代,也是人们对近一个世纪以来科学理性主义传统进行反思的时代。他质疑那种用复杂研究手段所抽象出来的、脱离了具体教育情景的知识对于教育实践的意义。另一些评论者质疑“研究综合”这种复杂方法是否能产生系统的理论知识。比如,华盛顿大学的克尔德曼(Kerdeman)与斯坦福大学的菲利普斯(Phillips)从哲学的角度,称汪等人的研究为“抽象的经验主义”。他们认为理论决非单纯事实的积累,理论必须能够解释事实,因

此,从积累的事实中不能直接抽象出理论。而哈佛大学的政策分析专家埃尔摩尔(Elmore)则认为从研究目的与方法本身的意义讲,汪等人的研究是非常具有启发意义的,但就它对政策和实践所能产生的影响来讲,却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因为他们的研究分析忽视了决策人与实践工作者所关注的问题。

笔者认为一个好的研究并非完全在于它解决多少问题,也在于它是否能够激发有益的思考,为进一步的探索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从这个意义上讲,“建构学校学习知识库”是一极有意义的尝试。什么因素对学校学习影响最大、最直接?国内外教育研究者都在努力探索这个问题。如果说教育科学研究的使命是要去发现教育规律,从而能够利用这些规律对教育过程进行解释、预测和控制,以便有效提高教育效果的话,对影响学校学习的因素以及这些因素间相互关系的研究无疑应该是教育研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领域。苏霍姆林斯基曾经指出,教育科学应该去研究“数十种和数百种影响人的那些相互依赖与相互制约的关系”,“教育科学只有当它去研究和解释那些最细微、最复杂的教育现象的相互依赖和相互制约关系的时候,才会成为精确的科学,真正的科学”。世界性教育改革的潮流使对学校学习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21世纪的竞争将首先是科技的竞争、人才的竞争,说到底教育的竞争。改革教育,培养高素质人才已不仅仅是教育的问题,而是关系

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前途的大事。成功的教育改革有赖于对教育规律的认识,有赖于教育科学研究。正因为这样,近二三十年来,对学校学习的研究在国外受到高度重视,取得了相当的成果。汪等人的研究比较全面地总结和反映了国外在这一研究领域的最新动向和成果。他们关于“近体因素”与“远体因素”对于学校学习影响相对重要性的研究成果对教育决策人、教育实践工作者都颇具启发意义。这一研究运用了研究综合的方法,即对已有的研究结果进行科学评估和定量分析综合的方法,是通过大量原始资料进行统计处理,使人们能够从大量个别、孤立的研究中,抽象出更为一般的理解。研究综合因此被称为应用科学研究中的第五个阶段。自80年代以来,已有一些研究者将研究综合的方法运用到学校学习的研究中,从而使“教学研究上升到了一个新的更加成熟的科学阶段”。“建构有关学校学习知识库”这一研究综合的各种文献、问卷及运用到了一个新的水平。近20年来,我国的教育科学研究出现的蓬勃发展的良好形势。但是科学研水平和国外相比,还有相当距离。大量的研究还停留在思辨的水平上,对具体教育现象的深入研究特别是实证研究还非常缺乏。元分析等研究手段近年来在我国虽有所介绍,但对许多研究者来说还比较生疏。笔者希望“建构有关学校学习知识库”这一研究能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发。

参考文献

- Cook, T. D., Cooper, H., Cordray, D. S. et al. (1992). *Meta-analyses for explanation: a case book* [M]. New York: Sage.
- Elmore, R. F. (1993). What knowledge base? [J]. *Review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63(3), 314 - 318.
- Kerdeman, D. & Phillips, D. C. (1993). Empiricism and the knowledge base of educational practice [J]. *Review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63(3), 305 - 313.
- Kirst, M. W. (ed). (1991). Toward a focused research agenda [R]. In (eds)., *Voices from the field: 30 expert opinions on America 2000,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Strategy to "reinvent" America's schools* (P. 38). Washington, DC: William T. Grant Foundation Commission on Work, Family and Citizenship and the Institute for Educational Leadership.
- Kliebard, H. M. (1993). What is a knowledge base, and who would use it if we had one? [J]. *Review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63(3), 295 - 304.
- Levin, H. M. (1993). Editor's Introduction [J]. *Review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63(6), 245 - 247.
- Wang, M. C., Haertel, G. D. & Walberg, H. J. (1993). Toward a knowledge base for school learning [J]. *Review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63(3), 249 - 294.

Wang, M. C. Haertel, G. D. & Walberg, H. J. (1993) What is a knowledge base: why, how, for whom? [J]. *Review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63(3), 365-376.

[苏]苏霍姆林斯基著,唐其慈等译.把整个心灵献给孩子们[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

Comment on Wang and Others' Researches in Factors Affecting School Learning

ZENG De-qi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Education Science, Sichuan, Chengdu 610068 China)

Abstract: 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ers Wang and Walberg apply three methods of content analysis, expert ratings and meta-analysis to quantitative synthesis of the knowledge of certain school learning. In their opinion, the result of the three methods study of the factors affecting school learning and their relative importance shows that a "knowledge base for school learning" is taking shape, which is applicable to educational reform direction.

Key words: educational research; research synthesis; meta-analysis; educational reform

[责任编辑:王永政]

●文史札记●

《列子集释》补正一例

《列子·说符篇》有云：“白公问孔子曰：‘人可与微言乎？’孔子不应。白公问曰：‘若以石投水，何如？’孔子曰：‘吴之善没者能取之。’曰：‘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淄澠之合，易牙尝而知之。’白公曰：‘人固不可与微言乎？’孔子曰：‘何为不可？唯知言之谓者乎。夫知言之谓者，不以言言也。争鱼者濡，逐兽者趋，非乐之也。故至言去言，至为无为。夫浅知之所争者未矣。’白公不得已，遂死于浴室。”张湛于“争鱼者濡，逐兽者趋，非乐之也”下注云：“自然之势，自应濡走。”杨伯峻先生《列子集释》云：“伯峻按：《吕览·举难篇》云：‘救溺者濡，追逃者趋。’”

今按：《列子·说符篇》此段文字的书证，并非杨先生所引用的《吕览·举难篇》“救溺者濡，追逃者趋”之语。检《吕览·精谕篇》亦有“白公问于孔子”一段，其中云：“求鱼者濡，争兽者趋，非乐之也。故至言去言，至为无为。浅智者之所争则未矣。……”很显然，《吕览·精谕篇》的这段文字才更与《列子·说符篇》相合（少数异文异句兹不出校）。又《文子·微明篇》亦云：“……争鱼者濡，逐兽者趋，非乐之也。故至言去言，至为去为。浅知之人，所争者未矣。……”此与《列子·说符篇》之文亦合（少数异文亦暂不出校），所异者《文子·微明篇》作老子语，以答文子之问，且末有“夫言有宗”等语。又《淮南子·道应篇》亦有“白公问于孔子”一段，其中亦有孔子曰“争鱼者濡，逐兽者趋，非乐之也。故至言去言，至为无为。夫浅知之所争者未矣”等语，《列子》之文与此引无一异文（《淮南子》段末加“故老子曰言有宗”云云，与《文子》同）。又《说苑·谈丛》亦云：“逐渔者濡，逐兽者趋，非乐之也，事之权也。”此未作孔子语，且有节录，“事之权也”一语则是对“逐渔者濡，逐兽者趋，非乐之也”的解释，大意则与张湛所谓“自然之势，自应濡走”相近。而《吕览·举难篇》“救溺者濡，追逃者趋”之语在“季孙氏劫公室”一段之末，虽似为孔子语，却无涉白公，语后更无“非乐之也”以下一段，故不得作为《列子·说符篇》本段文字的书证。又检《列子集释》，《说符篇》本段引王重民、王叔岷、俞樾等皆及《吕览·精谕篇》，又及《淮南子·道应篇》，杨先生校“孔子不应”张注亦引用了《吕览·精谕篇》高诱注，然其释“争鱼者濡，逐兽者趋，非乐之也”却不用《精谕》、《道应》，亦未检《文子·微明》和《说苑·谈丛》，似有疏也。（晓名）